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宗尹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呂頥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并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懐土可以漸制乃奏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

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衛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為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為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係、合歸朝廷、依舊制官提舉、他監司並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後通奏、朝廷審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召擢更不除代、如有捍寇之功、當議特許世

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然李成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群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多不能守其地明堂覃恩宗尹初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秦檜自虜歸獨宗尹力薦其忠宗尹始建此議檜力贊之至是上意堅反以此擠之上亦惡宗尹與辛企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宋朱勝非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赦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待之則外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即位宜宣明正始之道思其

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
復大業上嘉之二年除尚書左丞時宰執蔭補多濫
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
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
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父行竟死選調章惇
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
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
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
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
白時中蔡卞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前

常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
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
控扼使、已而拜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
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
使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
正彥斬淵、及內侍康履作亂、刼帝禪位、勝非委曲區
處、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
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
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
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

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紹興二年呂頤浩力引其入薦都督江淮諸軍事拜右僕射平章事勝非再相奏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兵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儻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虜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令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人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鹽蔡聲言入濱滄而實取

青齊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盧壽直擣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虜賊併力南寇今虜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肯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二三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初諸將雖權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勝非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害遂置沿邊諸路沿海制置司使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女婿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

旨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

宋呂頤浩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中進士第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聞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

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願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願浩入見。除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願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隨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願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勝渡江。事愈急矣。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高宗不可。願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藴猝此

言戲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鶴幸錢[illegible]
淮兩浙置制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知江寧府
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
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
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
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卽
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
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
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乃檄楊
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

渡江戒惟忠先爲控扼備俄有旨顧浩赴院供職上
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
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
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
浚乘輕舟逆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即舟中草檄進
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顧浩浚總
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顧浩發平江傅黨託旨請顧浩
單騎入朝顧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
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顧浩勉勵諸將
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

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頤
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
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
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同平章事兼御營使車駕幸
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
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
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
乃以韓世忠守鎭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
充敗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没王璞擁
兵南遁金國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

何呂頥浩曰臣有一策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狄既登海舟之後虜騎必不能襲我浙江地熱虜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上沉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庚午上遽回鑾呂頥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日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决策趨四明己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虜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頥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

學士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蔣璉乘亂爲變劫頤浩寘中軍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𤫊關師古兵自頡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群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𤫊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

獎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
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
降劉豫順浩嘗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
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爲
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虜諸路先定他
時併力圖之似未爲晚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
大臣措置以順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
軍招降趙延壽千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
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順浩自左蠡班師帳下
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順浩命其將閻皐姚端崔邦

弼列陣以待琪犯皐軍皐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左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鎭江頤浩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

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史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僧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壽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楊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

虜分三路入江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脩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餘、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瓔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

叟令范溫閭皐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用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我出彼入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與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奇也又言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

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顧孱斷早定。決策北向。時盜賊稍息。顧浩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顧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顧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顧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顧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爲何。顧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顧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輙不以奏。何也。侍

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頤浩提舉洞霄宮、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頤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置制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知臨安府行營留守、八年、上駐蹕臨安、除知建康府行營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頤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頤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謚忠穆、頤浩有膽畧善鞍馬弓劒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

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決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顧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顧浩與朱勝非剏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横賦。大爲東南患云。

宋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容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

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爲

罷安石配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師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

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
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
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
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
凡千言、上罷頤浩、趙鼎復為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
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簽書樞密院
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
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為陛下援人
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為陛下申軍律。治甲兵。郎

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除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又食盡棄城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邪上乃

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賚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毎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叶

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

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知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用命皆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問鼎曰金人

僞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矣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公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俊與沂中合兵剿敵

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光世光世已棄廬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

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亦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上曰。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

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鼎常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

州與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與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與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曲部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北數百里備禦虛空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

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群議遂息。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矜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他事。反覆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終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羞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頗解。批

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給事中張致遠謂不
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黄止怒顧鼎曰固知致
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
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
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先是貴州防禦使
瑗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成
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強記至是鼎得旨造書院
於行宮門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
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令未封王止令建節
封國公自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王多

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慶軍節度、封建國公、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閤、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范冲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爲今日善資之用、可謂得人矣

及是御筆防禦使豫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鼎謂檜曰鼎前負腹脉之謗今不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兄弟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歎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闢和議

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據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
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
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
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
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
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
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
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
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
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

大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鼎豈可去邪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官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其人獻錢邪上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

下能用之乎、姤賢長惡、如趙鼎胡氏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疏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

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朝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故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

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附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

鼎僉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同知周望在平江鼎以獨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虜攻楊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撻辣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無

益卨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邦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卨曰江東新造全籍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可詔岳飛掩擊虜寇襄陽京西安撫使李横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棄疾閻大鈞等勸使歸朝待罪横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旣而鄂帥劉洪道果拒

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入而喦已遣來舟至其衆遂安喦復以銀犒橫之衆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喦自入參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卻徐爲之喦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蓋喦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喦不遣入蜀以喦又有此議故也喦以俊爲助者乃寇準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

昺之策遠矣。虜於滁上造册有渡江之意，昺嘗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討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趍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料諸將，或腰襲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昺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昺曰僞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趍常潤，併力

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爲難也初劉豫入寇鼎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樗謂鼎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鼎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樗曰金若直全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鼎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樗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

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𢎞大以爲然。於是張浚復用。𢎞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討也。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畧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𢎞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令孫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樗。眞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𢎞始薦樗改官。除正字誥。詞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樗以此頗爲衆所嫉。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謂

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邪。乃敢託于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于是有伊川三魁之目。以鼎爲尊魁。居正爲強魁。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還魁。言其身亡而道猶行也。旣而正字張嵲遂以元祐中五魁配之。詔參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陜西用兵。宰臣兼樞密臣。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體歸一。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也。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

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一二大臣不與聞者。又曰。范溫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鼎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營田官王弗候討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上曰。然。弗旣對。乞江淮

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爲元帥府嘗見州縣官說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爲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爲任乎雖有緝治之心蓋亦無暇日矣茀所論甚當宜舉行之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浸不可長令與宫觀日下出門於是昺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榻楊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昺曰益事誠暧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

罪、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爲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旣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而幸其去位。必以次覬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馮康國乞補外。爲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遷謫。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

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卨等頓首謝卨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爲破和議深恨之詔修徽宗實錄以卨兼提舉卨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矣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于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皋

縣時有吉郎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郎詔移之別地此群臣之罪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因又曰宗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察之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已差下不任職無他過者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以爲是也因曰陛下不忘百姓如

此上又曰贓吏一身取錢爾繆吏爲一州一縣之吏取錢其害民甚于贓吏也愚曰聖諭曲盡其理秦檜曰向令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肖貪贓上曰侍從朕之所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論諸侍從須妙選可爲者使賞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知人愚等曰謹奉聖訓中丞詹大方論愚移吉陽軍時愚子汾乞侍行愚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死瘴地手札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去不可却旣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

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飲死瘴鄉邪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遂繼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汾護喪歸葬于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鼎之家頼以紓禍總領一司乃鼎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世忠岳飛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

敵其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爲名却專切報
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張浚 中興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主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卽位馳赴南京除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廵幸咈宰相意除知興元府

未行、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齎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

上疏請復辟傳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眾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眾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

治戰具會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轓以計策往說傳等會大軍且至傳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畏

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顧浩
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
兩宮隔絕一日啜羮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
貶卿郴州朕不覺羮覆于手念卿被譴此事誰任留
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
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
進不敢當傅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
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
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
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

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終不遇云。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鎭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

江川陝而以佐東南之急

春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順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奸贓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諜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欲伏其

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

年、乃可、浚積前疑、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秋七月浚遣兵復陝西州軍、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八月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熈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疋、以錫爲統帥、迎敵决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

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斥其人用其謀、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可笑）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師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狥、自邠州退保興州、又奔閬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

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州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爾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軍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命

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於是五路悉陷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免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遁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也黏罕死竟入攻果敗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

浚讀所爲隘而鄙矣此哉

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案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彦等降敵浚初超用端已而罷其兵柄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還稍復其官徙朗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

事業𨚫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爇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

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
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
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
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入見高宗手詔辯浚前誣除
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
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
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
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
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
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

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因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

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滎陽、則楚不敢越境而西、

益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爲然、因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諜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入寇、麟率中路

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荆山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

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孔彥舟亦解兵而去、北方大恐、先是劉豫閩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及豫敗、金人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高宗手書嘉奬、召浚還勞之、仍令浚具上都督

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時趙鼎等議冋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群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

萩父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爲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摳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且瓊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餘服浚訖行之瓊輩懼不

敢當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撾用軍禮謁拜瓊登廳
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
德素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
是瓊輩愈懼相與連銜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
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
變且生矣浚不以為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為淮西
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為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
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
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
秠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秠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

前。儻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畧。况小嫌耶。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漏語於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恚怒、於是叛謀始决、及金字牌飛報、祉方坐聽事、聞有大聲如霹靂、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祉拊案嘆曰、麗涓死此樹下、諸將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被殺、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

聊有[illegible]言

我豈可見之、衆遏祉下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摇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劉錡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章詆浚、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

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二者皆使之有疑二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酈瓊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管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始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木止如是而已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未幾知福州金敗盟復取河南浚

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勳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擣幽燕之計十一年免奉朝請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事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

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柄嘗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决求釁用兵而國

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為狂，高宗謂思退云，張浚用兵，不獨孤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為生事，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焰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

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六軍見之、皆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鎭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

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盍淮北廣行糧舟不出于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貽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剌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令結爲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

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提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俊

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以大兵屯盱眙豪盧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鎭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然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荊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

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郡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督府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足、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

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人有一騎

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

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旣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帛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荊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

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太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内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

答惟陛下英斷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
發攻之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
師矣高宗知之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
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爾已而浩于省中
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與陳康伯曰
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
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
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可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
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
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

盱眙、浚自渡江視師、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潽、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張浚渡江、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

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宏淵副之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符離府庫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疋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縑棗羊糗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鬬志浚

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顯忠擊破之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案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揺扇于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揺無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皷大譟陽爲敵兵至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彦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

級、二千餘、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浚上疏待罪、帝以符離師潰、

議請和、乃以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克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守淵仍前建康都統、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爲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宿師之退、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

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輙掣肘、陛下（非關張浚由闕慢耳）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

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胡昉等至宿金人械擊迫脇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湯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决戰之語及聞浚來亟

徼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遏令尹穡劾浚跋扈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叅議官馮方罷之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葢詆浚也又論浚費國不貲浚亦請解都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除醴泉觀使朝廷遂决棄地不和之議浚旣去猶上疏論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

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示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

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

二事生平大過

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此所以不及亮也

說海云苗傳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狂爾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浚乃取而頌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皆諒其非出於已也今明受之頌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乳媼掩之云

羅大經曰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亦詔親征其詞云惟天下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人有社稷

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咨夔筆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浚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及辟查籥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爾周必大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浚不可輕舉後浚知之極憾必大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

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栻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言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

三十一年李寶爲浙西路副總管駐劄平江兼提督海船人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使於發兵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闕問方畧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今虜未離巢

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以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寶自行在還江陰即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再有出一語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甚怒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

李寶、恥此心、如鐵寶與虜舟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舟數百、使蘇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出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尾來江上迎報、虜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發起上等戶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朐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眞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

禱於石臼祈風助順。得卜如期。揖師歡忭。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尚有難色。良久。風忽自艣樓中來。鏗如鐘鐸。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傾過山。薄虜艘。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失措。囂呼分掣碇舉帆。彌亘數里。而帆皆以油纈爲之。舒張如錦繡。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擾亂。無復行次。寳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寳叱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尾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

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輿圖

糧餉以萬計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魏勝遣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大師合二千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南來斷勝餉道十一月至石闘堰勝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奪隘路勝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勝令勿追止守擒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虜盛兵來戰勝厲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既上船恩虜大至皆欲入城

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恩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爲營數重勝與蔚分布諸兵上城守隊旗什皷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塡濠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皷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大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爲困守計時出騎環城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

尤急勝隨宜為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滕燕士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還報命張子益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子益元師騎軍至勝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砂巷大戰斬首不可計敵兵皆退

宋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興三十三年登進士第權知黎州渠州累遷禮部郎中金主亮修沐已有南侵意王倫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

亮賦詩情溢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禦備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奸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

漢沔分守蕪湖以固中原係居緊而不審俾武昌之屯是也

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金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於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

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叅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悉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在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

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諜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

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眞五百餘人敵兵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纔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

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犯瓜洲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小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

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備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爾。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

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淪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求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紿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蘇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去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允文入奏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充川陝宣諭使至蜀與大將吳

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華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人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廷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葢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畧言欲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徙知夔

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王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知平江府思退竟决

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吳璘卒即拜四川宣撫使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

驅之先官軍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遮巴以制軍中人爲言允文嘗諭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與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羣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

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并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諜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爾。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太子尋尹臨

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聓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慙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

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揀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覿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

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自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備戰用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卒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詔贈太傅

賜謚忠肅允文姿格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晩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曠焉

入編紙一紮